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
 父至自濕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
 八月乙亥襄公卒靈公少趙孟立公子雍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
 于陳趙孟使殺諸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後
 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鞮居殺陽處父善曰晉殺其大夫侵
 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塗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
 季奔秋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之人欲
 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
 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猶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天子盡其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師扞之
 送致
 諸竟

私者人之所惡也立乎人之朝相結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報以私
 恩不復知公義之所在固人之所共惡也是其為私雖人之所共惡
 亦人之所共知亦非可惡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惡者其惟私之私

乎受私而矯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機以行私之中有公也中有私深
閱險譎舉世皆莫能窺此所謂私之私也君子之所尤惡也陽處父
私於趙盾犯君命墮國法擅篡于董奪賈季之位以界盾其私於盾
者深矣使盾果心存心必思命當出於君而不當出於臣君命既定
而臣擅易之是無國法也竊財者謂之盜受其財者亦謂之盜擅命
者謂之叛受其命者亦謂之叛其可貪一時之寵而自納於叛乎苟
盾持此義以固拒陽處父之命吾始信盾之真公也今盾安受處父
之擅命恬處正卿之位受其利而欲逃其名背惠棄恩踈絕處父自
示其公以避受私之謗盾之用心可畏也哉何以知盾踈絕處父以
示公也以賈季殺處父而知之也賈季所以敢殺處父者以其無援
於晉也晉國之權專出於盾而盾之權專出於處父有盾以為處父
援天下之援豈有強於此者乎而賈季友謂處父無援於晉者是必

盾既得位之後視處父如路人利害不相關患難不相救此賈季所
以知其無援也盾之不援處父者豈不知處父之恩不可負哉其矯
情以示公者急於自解而不暇顧人耳然其示公之中未嘗不匿機
以行其私焉賈季既殺陽處父盾歸其獄於續簡伯不探其情而誅
賈季者蓋以賈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平其私於我也處父之死
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為處父復讐而殺賈季則未免於私之嫌
也故宥賈季於遠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
其示公之中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盾之所使送賈季之帑者史駢
賈季之讐送帑而使其讐實欲更駢盡殺賈氏以逞吾憾也苟盾果
出於善意則舉晉國之人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今不付之他人
而獨付諸其讐則盾之情可見矣若史駢從其黨之言盡殺賈氏則
全賈氏之恩歸於盾滅賈氏之惡歸於駢外示公義內復私怨其機

可謂險矣。史駢不悟其機，反謂盾行禮於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竟。其事雖善，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衛瓘將殺鄧艾，知田續有憾於艾，使田續追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晉書續果殺艾，瓘使仇讐追鄧艾，盾使仇讐送賈氏，其機本同。然衛瓘之機淺，故田續悟其機而殺之；盾之機藏，故史駢不悟其機而生之。是全賈季者，雖史駢之美而本非盾之意也。盾示之惡而駢誤以為善，盾示之邪而駢誤以為正。人之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正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邪也。是言也是理也，微矣哉。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

文七年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萬萬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言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公入御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即。

見怒於人為吾解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為吾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疎者解，不可使親者解；疑可使疎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也，人之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說待之矣。先持游說之心，以待其至，則雖有公言，亦視以為私。雖有正論，亦視以為黨。豈特塞耳而不聽哉？解其怒而甚其怒者，有矣。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者尤不可解，况於自解乎？親者尤不可辨，况於自辨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察言，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其疑，怒之鋒則一頓而生百忿，一詰而生百猜，辭多則謂之爭，辭寡則謂之險。貌莊則謂之傲，貌和則謂之侮。進退周旋，無非罪者，束手而赴讐。家其見殺者，非讐之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讐也。裸程而殺虎，穴其見噬者，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積疑，欲致毒於

我而未得逞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其得全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群公子其志銳甚吾意為群公子所親者皆將遠嫌退縮而不敢預其禍獨樂豫拳拳疊疊力進諫而止之意者豫之視群公子聲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之地可以肆言而不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實戴公之裔乃所謂群公子之一也身在群公之數不以自嫌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而不以為憾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君亦安其言而不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切意豫平居暇食處群公子間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心布褐身鍾鼎而心簞瓢和而不同群而不黨豫固不以公子自處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惟其素不以公子自處故雖在利害之中實出利害之外從容進諫忠誠懇惻專悟於君物莫間當是時豫豈自知身之為公子哉何獨豫不自知為公子雖昭公亦豈知豫之為公子哉僕豫自知為公子則嫌心生而不敢言僕昭公知豫之為公子則忿心生而不能忍將見諫語未終先群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惟兩出於不知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昭公雖能安豫之言而不能從豫之言迄至群公子之亂刃交矢接公室如綴旒豫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畀昭公之弟即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視富貴如鴻毛者以深釋昭公之疑怒是昔以言諫而今以身諫也非心無富貴其能勇退如此之决乎豫心無富貴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忘嬰鱗之危終不以司馬自累而棄位過脫徒之速苟藏於心者有毫芒之顧惜則發於口者有丘山之畏怯矣故棄人之所不能棄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士會不見先蔑

文七年趙宣子背先蔑而立靈公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

馬用之士李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鱣不知鮪鮪不知鱣游水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驪然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水則仁耶君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語言不相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義有風則義耶君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先蔑並立於晉朝其游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成律三改而曾不與之一面若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憂同則易合怨同則易合忿同則易合同憂相遇必相親以謀其憂同怨相遇必相親以毀其怨同忿相遇必相親以逞其忿其朝夕聚會握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意哉非咎人則

訾人也非私計則詭計也以憂濟憂以怨濟怨交日深而惡日張矣

其所以易合者果正耶竇嬰灌夫父子觀於廢退之時見本傳淮南衡

山昆弟語於怨望之日見本傳其終之為何如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

為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省不疚者也及求諸已者也素其位

而行者也本未嘗憂何必與人共其憂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

本未嘗忿何必與人共其忿使其人道義可慕忠信可友樂易可近

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之合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

合耶待患難而始合則其始合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

事也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貧者狎是

何也富者其所忌兩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

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兩愚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已之在

難而疾人之無難其視優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其

同在難者欵密親狎而無間其必豈不甚淺狹而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或曰趙盾實執晉柄背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所讐者惟蔑爾至隨會雖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絕蔑於秦乃所以陰結盾於晉僥倖歸國不顧賈友以市息非險薄之尤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後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其措其語其默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其險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群盜自奔是亦可以利心感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以利心圖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晉之時於朝廷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之盡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

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加親亦不加踈豈以晉秦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之未盡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也

穆伯取已氏

文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穆伯以幣奔莒 文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

伯歸魯復過莒

文十四年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

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 ○齊人歸公孫喪聲已不視 文十

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人歸公孫喪聲已不視 文十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滿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壘視共仲聲已不視惟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

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主意）兄弟之屬天也非較怨之地也人知襄仲之於穆伯昔怨而今鮮而不知謂中之天則無怨無入也不然雖有叔仲惠伯豈能入其怨於立之間請

問脩怨於君子必以為非此言君子忘怨問脩怨於小人必以為是此言小人報怨

二者皆未為定論也維斷二者皆非確然之論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睢

氏之徒耳商鞅范睢戰國之臨專以報怨為事格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擯也專於忘怨

者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老聃莊周清虛之說專以忘怨為論格之以聖人之

言亦在所擯也吾聖人之門未嘗脩怨與鞅睢異未嘗不脩怨與老聃莊周異權其

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聖人處事如推衡之稱物焉怨之小者輕者私怨固可忘若有君父之怨則不可矣小者忘之大者報之輕者忘之重者報之未嘗

倚一偏而主一說也一偏之說如報怨忘怨之謂此已上末是主意穆伯為襄仲聘婦于莒

入事詳見本題出處中道而奪之見其美而自愛之夫豈細怨也哉安得而不怨而惠

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叔仲惠伯調二人之怨始則釋其憾復為兄弟如初終則全其

恩帥兄弟以哭之彼非不知輕重大小之所在也應前權其小大蓋穆伯之

於襄仲兄弟也公孫敖與公子遂為仍從兄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願意二死

弟之間非較小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

輕重之地也兄弟無藏怒無宿怨非可以此方是主意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如交

類友之合以天者無時而離如父子兄弟之類兄弟之屬天也以天合矣人怨不足

以害之天倫之愛非怨可害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自人情而觀二則固大矣重矣

大則不輕重則不輕以天視之自天理之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天台

豈較輕重小大之地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不為恩而加不為怨而損兩賜變於前太

虛之真體未嘗動也譬之太虛不為兩陽而變其貞躰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真情未

嘗動也亦猶兄弟不為恩怨而移其真情曰兩曰賜而真體之中本不知有兩賜自

恩自怨而負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惟而蔽其天也

而今無解也兄弟之天不以怨而解私情而乃若曾中之天則向無怨

所能向耶惠伯雖善謂護豈能解其怨乎焚廩捐階之虛引舜事證孟子萬章曰父

稟捐棄也背弟也治棲入宮之侮同上象曰二嫂使治入舜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

猶為舜切齒舜弟象曰以殺舜為事且入宮而取其室悖逆如此後世讀其書者無不代舜切齒而怨之而舜之

恩意源源不絕者則不惟夫怨象之心且封之有仲以富非以德而

報怨也以德報怨出論語司此以言兄弟之問無怨可報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舜知

而巳不知象之害巳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舜知天屬之愛蓋鬱陶而思

舜者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但忱乃象之天思其兄者彼傲而害舜者書堯典特

象之人耳害其兄者舜之曾中純乎天聖人之心故見象之天而不

見象之人也所以二天觀象使惠伯立於舜之朝假設特化於舜之

天而不自知矣自然與舜相志於天理之中雖有喙三尺莊子云立頭焉攸用假

惠伯有三尺之象言為辭說何服後措一辭乎

鄆舒問趙襄趙盾於賈季

文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是短鶴長繩直鈎曲

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別彙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見如鶴視

繩如鈎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

正也內疑未解外觀必蔽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哉此猶非

其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以疑待物而物之以復適

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觀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仇趙

盾古今莫不聞言發於仇讐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譽盾

之清耶人必曰陽譽其清而陰譏其陋也使李譽者之剛耶人必曰陽譽其剛而陰譏其狠也季以公心譽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亦在彼雖其辭坦明易直無疑可指且猶揣摩猜度靡所不至况所譽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所愛也夏日人所畏也季自衰以冬而目者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者也抑以者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者之威為可畏耶抑以者之虐為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勝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者季素與者無間然之際則人固未敢以毀者疑也今季與者其仇若此其語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語雖有知者觀之亦必斷然謂之毀者矣信如是則季之毀似非也真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者耶幽囚野死之謗不出於康衢之間而出於秦漢之後記檀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也雍疽瘠環之謗不出於洙泗之濱

而出於戰國之末孟子萬章蓋以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也持後世之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豈獨賈季事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以私鬪忘其家也自後之心而量之未必不疑其匿怨也人之行不以所惡廢卿古之人未嘗以私惡忘其鄉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矯情也季者易班之仇私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棄之耶者所以敢使季責鄆舒者知其怨者而不怨晉也季所以肯對鄆舒而譽者亦主晉而不主者也有以晉使之而人以者使之季子亦為晉言之而不為者言之烏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擬衰以夏擬者其迹似優衰而劣者也其心則為戎狄難以愛懷易以威服欲鄆舒知者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猶可狎也張者之威所以張晉之威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馬援未嘗尊高帝而卑光武激言之者所以使隗囂知光武細

謹之不可欺見本傳賈季未嘗優趙衰而劣趙盾激言之者所以使鄆舒知趙盾威靈之不可犯馬援嘗與光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抑以疑季者疑援矣心未古而遽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既耶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文七年晉卻缺言與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威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祭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晉歸衛田文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為大戒然其所以終不合者非傷於緩也傷於急也大其聲疾其呼而聽者猶若不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墀可丹冠可免笏可還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

臣義士感慨憤懣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摩厲言愈迫而効愈疎他日聞有一言悟意回難回之聽者意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共訕侮以為迂闊者也言者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反覆耶覆觴推盜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諷誄可以使人終身視酒如仇讐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邂逅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弱而取怒於晉壤地侵削鄰於危亡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為衛謀者必亟問亟禱急自解於晉可也今卻缺為衛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九歌者諄諄而誦之此何時而為此言耶然言出而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熟爛之語而速於辨士說客押闔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為緩世人之所謂緩者

未始不為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而解彼之利害是同游乎利害之內者也以此之是非而攻彼之是非是同游乎是非之內者也晉既以壤地為急為衛請者復以壤地為急言者聽者俱墮於是非利害之內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必乎故卻缺之進說綽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利害之內而置宣子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瓊屑猥細滯心壤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仁聲正樂投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會中洞然曠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乎此其所以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還數年之侵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不若舜自鼓記樂記禹之樂不若禹自歌書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已非卻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中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叙之歌在唐虞聽之不為新在晚周聽之不為舊愈言愈深愈聽愈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又奚正戚田之還耶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八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文公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嬖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子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邠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擢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効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省責之也
○宋襄夫人殺昭公 文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困意蕩意諸之死節無可議者然吾將復意諸之事以為吾身之戒所以極論其過而不少恕焉主意先稱意諸之忠後寶意諸之短為先揚後抑之體

待人欲寬

寬於待人所以為恕

論人欲盡

嚴於論人所以為明。此句包一篇主意始借待人欲寬一語為對偶耳

待人而不寬

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

不以百非沒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

江海如藪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權衡如水鑑昭

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

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發明論人欲盡

意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全篇主言於自為

而非為人也本欲自警故借意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識

高則品題亦高識諸之事而極言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心術公則予奪

亦私見下則品題亦下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反說言則蔽於心者必有昏而不明者

矣昏故其言畧不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論語子貢方人子曰賜也

未此方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褒貶之筆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人善善惡

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語哉非是忘譏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

取照起語方人則待人不寬褒宋襄夫人之亂入本蕩意諸始則

出奔宋襄夫人昭公之祖母也夫終則致死夫人殺昭公大浸稽天

而砥柱不移砥柱山名在河中流風雨如晦而鷄鳴不已詩鄭國風

此二句稱禹貢曰惠至於底柱意諸之節意諸之節可以雖使有一行之

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尚忍復議之乎當是時襄夫人奔走於夫人

之宮者冠蓋相望言夫人之黨盛冠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蹄踵相

躡蹄相躡踵相躡此韓文語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也禮於國人國

至於安受昭公之賜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謂

公知不免盡以寶賜左右而使用不思議此設問此等逆徒小人黨於襄夫人公

惟意諸之是責僅一意諸死印昭著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

讐乎諸逆徒皆叛公室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諸逆徒皆小人

鄉黨自好者猶恥為之鄉黨之中猶知自愛之人猶不肯如此未有

羊甫甫主更夫

名為學者而不耻者也東萊自言豈有學聖人之道者反不如鄉黨人之知恥乎然立論之際

轉說主意先則譽意諸之忠所謂後則責意諸之過所謂變譽為責而處

責夫豈得已哉文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以

意言發於意諸而心主於吾身也意諸效節之去夫人殺昭義當去

也其去也意諸從曰之死夫人使旬義當死也其死亦然意諸親則

公族轉責意諸之罪○意官則司城司城本是司空因宋坐視昭公

之失道昭公襄夫人之蓄怒昭公不禮公子鮑之陰謀公子鮑厚施

○此襄夫人又助之陰為篡奪之謀諸人同濟待釁而發侯有

殺逆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昭公無道而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夫

積怒而意諸不能為之能釋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公子鮑陰謀而意見亂而始

去效節去何晚也不能見見弑而始死從田死何補也不能銷想夫

亂機之將兆承上文弑械之將成承上文弑言公羊傳曰我而牙

侍通國之內外舉知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意諸亦先其所以排

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明知其禍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

言此是意諸之父公孫壽辭司城清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

子小不顧位苟祿不特捨日復一日信安其意以為無難則忍耻以

庇宗幸而無事則忍耻居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一日有變則寄身狗

以後之節贖前之非以死節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冀自

後困之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議論今日為善

尚恐他日為惡悲為善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頓位苟祿坐預指他日

之節自期他日以贖今日之非乎以後之節他日之節未至未到死

今日之非方增祖見其苟斯心也意諸以此君子乎小人乎迹雖

而心也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論人不盡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

吾身懼也取昭主意言所以極論意諸者恐吾

身當此之變亦知意諸之所為也

羊... 言本言夏...

箕鄭父殺先克

文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蔽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僵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時為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立也流竄相望安可槩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可槩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稷無如契如垂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無如騫如由如賜者也王綱殞絕忿慾橫流以私讐公以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公卿大夫之遇禍者不求其乃禍之

由信如是說則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以書虞之典續魯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孰敢以為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者則吹毛求疵摭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為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為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為無罪其為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而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為近臣親見晉侯謀帥之未當詎肯坐視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圭欲下不敢恤衆仇奮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董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

謀帥小而奪田為先克者知致吾義而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怨耶亦不暇問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賴焉國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為左氏者盍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鄭箕父輩之罪俾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為惡者有所懲則庶可自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既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胥胥然若為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狐射姑趙盾之班終以見殺年文六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歟曰不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既出之後先克謀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更之逆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誅至使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矣至於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其勸事君孰謂堂堂晉國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衛實則胡越烏得均之處於一域耶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文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必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浪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乎
主意觀人之道近者蔽而遠者明故晉靈之不
在諸侯舉世未知而楚之范山獨先知之也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國踈於里里踈於室地愈踈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自鄒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既見即遠者之創見庸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

晉靈公即位之初靈公之在文公未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其此靈

未可過內而藥卻胥原夫晉諸大夫之族日陪日侍每日隨侍於君傳不載其諷諫之

辭未有失德故諸外而宋衛陳鄭諸侯同盟之國時聘時覲言時朝親於晉傳不載

其怨誹之語未有失德故彼范山者范道楚人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間

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

果不出山之所料豈觀於近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立說以

地以勢以地與則近者詳而遠者略近則所知者詳遠則所知者略以情以理與理

言則近者蔽而遠者明近則所見有蔽遠則所見自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如

官府政事之善否試以問於鈴下僕諫効牛馬棄走之人甲是乙非此以為是非嘈嘈噍噍迄無定

說終無一至於泰山之隈絕澗之曲山水辭農夫樵父耕田伐薪之人相與

畫地而譏長吏之能否此曹議論守若辨黑白甚明若數一二秩然

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烏哉烏履也言與

識守令其言堅定精審反勝於左右前後擁篲奉轡之人蓋愛憎絕

於耳目之前得於聞見無私愛憎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居於草茅近者之蔽

鈴下雖近反有所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不若農樵踈遠所見靈公之不君靈公

長而基於始而成於終相於年少之時當其嗣服之初即位雖無萌

芽之可尋彼特惡豈無兆朕之可卜必有惡舉世不知外無怨誹而

范山獨知之如其不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疑亦有所蔽焉

耳斷以主意衆人以近雙幸者靈公息賞之所及也承上句蔽字發

受公之故蔽於愛而不知愛公之恩賞卿大夫者靈公政令之及也

見賞之故蔽於尊而不知尊公之政令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

之所及也同盟之諸侯故蔽於畏而不知畏公之兵威而有所蔽惟

之所及也服公之兵威故蔽於畏而不知畏公之兵威而有所蔽惟

范山立楚之朝為臣食楚之祿受祿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

所及故不為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為尊所蔽非兵威之所及

故不為畏所蔽三蔽既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

揣摩靈公之巧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按此變也二臣諫靈公在左傳豈公二年反在於

十年之先也范山言靈公不在諸侯與豈公二年凡十年孰謂近者難

拚而遠之易欺耶近者蔽故不難掩遠者明故不易欺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

之一語摘出此語為結尾意有所深威焉此言語有意未晉主夏盟晉為伯以主自文

至靈三君矣文公始伯襄公靈公繼之靈公即位之始初立為君之昭其拊循諸侯愛惜

歐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想與文襄之世不異玉帛瑞節猶文襄也玉謂圭璧帛謂贊幣

猶文襄也盟約要束猶文襄也物采謂儀文辭令謂問答惟其心不

在諸侯說得心字最精神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幣謂玉帛瑞節禮雖備

而人自見其略見其心之畧也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率見其心之率也

辭辭雖嚴而人自見其慢見其心之慢也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

物備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肩背解散而不屬弛縱而不

隨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枵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

而索其神遺其迹而察其心其亦妙於觀國哉以其察見靈公之心故稱其妙於觀國也

楚范巫裔似謂成王子王子西皆強死

文十年初楚范巫裔似謂成王子王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王曰母死不及止子西繼而縣

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公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

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問宜申及仲歸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駭正而從偽此古今之通病也奮臂大呼不

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畧而成軍見陳勝傳徒步獻書不足

以取一官而祭竈鬪棊之誕不終朝而胙土漢郊祀志矣夫人之嗜怪

而從偽也天下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偽則惟恐從之大過巫覡之說怪偽之尤者也楚巫裔似謂成王子王子西皆將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王汲汲救子西子王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玉果不及止而死信二十八年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為成王者尚不知戒溺愛奪嫡取熊蟠之禍文六年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而中其二惟子西惛然子立顧影獨存是宜朝警夕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怵於妖而信之終怵於利而忘之以私奪私互為消長無惑乎

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張詭幻禍福之說以誑脇愚俗是亦巫覡類耳儒者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藥官金地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引人為善鄧都泥犁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止人為惡所示者虛所得者實亦可負天下耶抑不知牆之始築有一車之震則其頹敗必見於風雨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其渝毀必見於事變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說固已失其本心矣以誑而趨善非本欲為善也以脇而避惡非本不為惡也是心本無特暫為禍福虛說之所誑脇爾他日復為利害所誑脇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亦一誑脇也彼亦一誑脇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間哉有實理然後有實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說而能收實効者耶如成王子西其始信裔似之說至堅至篤曾未幾何蔑棄而不顧則詭幻禍福之說不能又使人信明矣其始之銳固可以占知其終之怠

其始之執固可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攻之者四面而至固可以拱手而俟其敗何必親與之角哉故吾始憂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攻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及遂及蔡侯次于歐貉將以伐宋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未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
○宋殺申舟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
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魯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軍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至意謂名不可幸取無畏以幸而得不畏疆禦之名一旦楚子使之聘齊而不假道于宋則哀鳴乞隣真情卑露始知前日之虛名招今日之實禍名其可以幸取乎

名不可以幸取也虛名不可僥倖而得此句包一篇主意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

不然者外謂迹內謂心幸其似而竊其名幸其迹之近似非不可以期一時

如申舟幸得不畏強禦之名一時人為其所期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因其近以而責之

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是也則情見實吐如申舟言我則必死無不立敗前日虛名至此盡喪

名果可以幸取耶起語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真幸

之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真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幸易終身之

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疆中乾者濫得騏驥之名幸則幸矣馳

陵谷而責以騏驥之足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內荏者濫得逢干之

名幸則幸矣臨刀鋸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名易保

名難取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轉換精神發明人即其以而求其真之意

昔之君子內未有其實則避名如避謗畏名如畏辱方遂巡却走之不暇况敢乘其似而邀其名乎孟諸之役入本題事謂宋公道楚子田孟諸時文之無

畏帝強楚之威而窘戮宋公無畏即申舟名無畏字子舟本無足稱者其事本無足道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宋國雖弱而宋公為君則尊也文之無畏國

雖強而位則臣也楚國雖強而申舟為臣則卑也論其實以事之實論之則以楚加宋大宋

以卑犯尊臣卑君尊以弱擊強卑則其迹弱尊則其迹強人之所其易以楚之強凌宋之弱豈不易乎論其迹以事之迹論之則

君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其實甚易其迹甚難人情誰不樂此

哉人皆好名誰不願此此無畏所以因其以而竊其名也應起頭語必嘗揮金發粟

假有此引論則文勢委曲然後人許其豪然後人以豪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

圍我曾赴敵而戰突圍而出然後人許其勇然後人以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

而折一與國之君以強陵弱前無權勢之可懼宋不能以後無憂患之可

虞宋不能以刑罰加我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不畏強禦出詩豳民篇

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應起語以想無畏正色莊語以

答或人之問本題註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以近似人固可以名欺以

特人名欺雖吾君亦以勁正見期勁直也言又可欺君而孰知吾之有所

挾哉誑知我所挾者六千里之強楚援衛侯之腕引事蓋定公八年

盟之將動涉他援衛侯之手及腕謂血流至腕也人知涉他直涉

虛名將動涉他不知其借晉之威也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鄭澤趙簡子

知其借漢之威也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車馬誠不欲令上聞

之直猶涉他江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猶涉他江充無畏借楚之威

以為已名借楚威以戮宋公而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得各使

如是而後無憂假使有一朝之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

人矣則是君子之誠實正直反不如小人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

之許為邪曲反足以譽而鈞名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

文轉說後憂如申舟亦必以直使之亦必因其直而用楚子異日遣

使楚莊王果使過宋而不假道遣使過人之國有假道之禮楚視宋

置他人而推無畏蓋以申舟昔日曾豈不以直辭勁氣直辭謂答或

謂扶宋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莊王以故期其下無

畏始知前日之偽名不不畏強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致殺身畏縮惶

惑言於楚子曰鄭昭宋龔言鄭人昭明晉使不害公子馮使晉雖不

加我則必死我使齊下假道哀鳴乞憐一至於此哀鳴乞憐向來之

直辭勁氣安在耶前日直辭變為哀鳴之辭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

前日吞或入之言今則曰我則必死今日告楚始一何壯前自不今一何怯

耶今復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虛設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吐真情

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始知所謂不畏死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收

意嗚呼噫者命在杖大杖則顛渡者命在壺失壺則溺挾外以為重

者以挾字立論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如申舟挾楚陵宋無畏之

所挾者楚耳孟諸之後有楚一旦身出方城之境方城楚山名謂宋

人豈懼夫楚之無畏哉此時申舟失其所宜其甘心而不顧也其心

申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著申舟之禍以戒後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

其曠以戈殺之理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

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克石公子穀

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

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主子成

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鄭瞞由是遂亡

主意長狄以形為之累飛揚技扈陵

防風氏身橫九畝用二事引起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國語吳伐城隨

節專車使人問於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巨無霸身大十圍不

能免於昆陽之戮光武與尋邑戰尋邑兵盛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破

之父矣形之不足恃也結上文二事包主意恃字是血脉造化一機造化人物坯冶一

陶猶爐冶之鑄器用陰拿陽張陰氣收斂陽氣發散萬形並賦萬物出萬遇川澤則黑而

津流水曰川鍾水曰澤其民黑色而津潤遇墳衍則脊而脊水涯曰墳下平曰衍其民白色而癯瘠遇原

隰則豐而痺高平曰原下温曰温其民肉豐厚而卑短遇山林則毛而方土石曰山竹木

方正已上皆出周官司徒予其形者無愛憎先化賦形不以愛憎而為妍醜受其形者無恩怨物

醜而為怨是故鵙鵬不以大自夸鵙鷄不以小自慊魚其名曰鵙莊子比冥有

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鵙與鵙鴻笑之曰我

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言物形之大小各安其天也冥靈不

以長自喜蟪蛄不以短自憂同上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比言物壽之長短各安其天也私天地之形以為已有固已得罪於

鑪錘錘垂上聲鑪錘鑄器之治以喻天地也莊子曰大冶鑄金

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人况敢恃之為暴耶責長狄恃形為暴自

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此言趙武文記遠兮曰趙文子其中

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有餘家貌不彌而擅佐漢之謀者無足

恃也賈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形不長而專伐蔡

之助者無足恃也裴度退然燕中人而神觀邁奕操守堅正平蔡既

狀貌孰似其自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陽胡以是知無恃者存如上

為將胡為相一點靈臺丹青莫狀事見唐文以是知無恃者存

是有恃者亡如是秋疴弱瘠小未必非福無恃而存魁梧壯偉長大

未必非殃有恃而亡有形不能使不能自而反見使於形而反為可不為

大哀耶哀其恃形以取亡也長狄之種八本題事○按國語其軀幹絕異於人

形之長大無與為比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造物賦形何嘗有心自緣斯以來緣斯宋

所獲長狄名負其軀幹恃其異暴蔑上國屢伐每出輒敗宋人獲緣

獲榮如行人獲焚知齊人一出而斃於長立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

斃於鹹四出而斃於潞種殲族殄鄭曄氏之族亡靡有子遺無復遺類豈非形為

之累耶持其形以至此東方之夷被髮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漢類至今

猶存西方之戎被髮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賦形與四

夷等假設如此彼將安其氈毳甘其渾酪謂安其風俗也烏孫公主歌云

為漿未必敢與上國抗衡必不敢為中國仇敵縱使蟲賊邊鄙亦將知難而退

詎至若此極耶安有滅族之禍惟其偉岸自伐時其形軀以自矜伐故飛揚跋扈形容不安

靜陵跨中國視中國無與敵者塊視泰華視中國山岳如土塊然埤視城墉視中國城郭如丘垤

然然蟻視甲兵視中國師族如螻蟻然兄踞於前而不悛踞也弟仆於後而不

止仆顛也言兄弟皆為人所殺挫愈奮愈挫而愈奮張愈張愈張而愈張非覆宗絕祀覆其宗族

絕其享祀絕其享祀蕩無吹火蕩蓋而無人煙未有晏然不為諸華之害者也言非至滅亡則為害不已

貍虎之猛形實驅之賦形既猛故為物害犬馬之馴形實束之賦形既馴故為人用長狄

族類豈皆好為暴哉轉發此意又新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所不能自

已也為形所使不得自由心為君則形為臣聖賢以形所命於心形為君則心為臣常人以為心

聽命於形聽命於形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孔子過匡匡人以為陽虎同是目

也大舜仁而項籍暴周生有言舜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賦其形者非

有異天地賦人之形何嘗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但聖賢能制其形常人則不能耳苟長狄能

制其形則必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為萬世戒哉小心翼之

翼敬也敬也敬也微柔懿恭柔順而加以微美恭敬而見者忘其十尺之高

詩大明篇詩大明篇是亦西夷之人也孟子曰文王西夷之人也此言議

孟子曹交曰交聞文王十尺是亦西夷之人也文王能制其形以証上文之意

者勿謂狄無人文王生西夷之地而為聖人實不可謂夷狄無人也結句道捷

者勿謂狄無人文王生西夷之地而為聖人實不可謂夷狄無人也結句道捷

者勿謂狄無人文王生西夷之地而為聖人實不可謂夷狄無人也結句道捷

者勿謂狄無人文王生西夷之地而為聖人實不可謂夷狄無人也結句道捷

者勿謂狄無人文王生西夷之地而為聖人實不可謂夷狄無人也結句道捷

者勿謂狄無人文王生西夷之地而為聖人實不可謂夷狄無人也結句道捷

者勿謂狄無人文王生西夷之地而為聖人實不可謂夷狄無人也結句道捷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九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文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以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于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謗之所集薄責易塞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多變也失所期則喜喜怒之變即榮辱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中朝而譽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兢兢少有惰容鐫譙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為秦介在西戎聲教文物闕如也至於魯則習周公伯禽之教世秉周禮俎豆羽籥弁冕鼎鬲蔚然先王之遺風在焉雖宋衛陳鄭號為

諸華者猶且下視之况如秦之僻陋在夷者乎當西乞術入境之時
魯人固預以戎狄待之矣入粵者不敢言鑄入胡者不敢言号入燕
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孰謂西乞術出於戎狄下國乃不量
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鍾鼓之間乎四方將命而來
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襄七年
年范獻子有歸費之辱昭二十二年徐容君有進舍之辱襄八年齊慶封有
茅鴟之辱襄二十八年矧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辱耶想術奉璋薦瑞之
際公卿環列輿隸堵觀俟其步武之蹉跌以為嘲伺其辭令之舛差
以為哂今術俯仰首吐手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為鳥奮今
乃為鸞鳳始以為蓬蒿今乃為梧檟此襄仲所以失聲歎息而繼之
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所以
變色而稱揚之者庸非以夷狄遇之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駭

而疑之也曰國無陋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倨適所以為後之恭前
之輕適所以為後之重其視鄭人之璞稱頌未已而唾罵隨至者亦
有間矣名逐我則逸我逐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
日微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警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
亦將逐之而不置矣未智而先得智之名未辨而先得辨之名終日
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一不稱而萬有餘喪矣昔之智者所以寧使
名負我而不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
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然此猶未免名與我之對也形不知有影而
影未嘗離形聲不知有響而響未嘗離聲聖人不知有名而名未嘗
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隨會料晉師

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
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

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所出其屬
 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
 婿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在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秦軍掩晉上軍趙
 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
 馬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
 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也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
 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
 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
 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山不狃
 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
 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吉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
 子遠不商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
 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不亦
 難乎

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非善聽語者也
 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圯上
 之書一編耳尺簡寸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車壘輿地之形預數贏

項韓彭之難哉然子象得之則問羊知馬覘影知形迎閱而群策鋒
 起隨諷而衆機叢生此所以能用有限之書對無窮之變也如使子
 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
 胷中倉卒造次亦必有書之所不能該者矣書已盡變方出書已陳
 變方新非告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蓋嘗以左氏所載論之隨會
 自晉奔秦文六年而為秦謀晉說者祇以為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
 魯奔吳定十年而不為吳謀魯說者祇以為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
 會於我何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則所懲者特謀
 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所法者特全宗國之一善天下
 之善果盡於此乎惟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迹固可為
 吾身無窮之用焉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為良大夫吾是以知素
 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吾是以知小節

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忽有謀晉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
 不徂之不肖而忽有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事事
 皆若謀晉則隨會將轉而為不徂使不徂事事皆若全魯則不徂將
 轉而為隨會吾是以知治已者必長其善而絕其過以終身論則隨
 會為君子不徂為小人以一事論則隨會為小人不徂為君子吾是
 以知論人者必略其暫而待其終自兩端而推之可慕可懲可導可
 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有大可論者焉隨會魯之良也
 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實宗國以
 求和者也其意以謂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在晉則
 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間而不以實對明則有隱
 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子為父隱臣為君隱在他人則
 以直在君父則以隱為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盡發宗國之情以

資寇讐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反塗之義史先
 夫子而沒不見運行之風孟子故其視父母之國忽然無情意在為直
 卒陷於不直吾是以知善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徂所
 以眷眷宗國藹然忠厚蓋以剽聞闕里洙泗之餘教而然耳然自隨
 會而觀不徂則厚薄有間若格之以吾聖人之法則不徂之所自處
 者亦未得為盡善也不徂對叔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為師乃導而
 之險以困吳師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詐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
 徂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於舊君亦不負
 於新主義聲將徹於吳魯之間矣今身為吳帥而心為魯用懷二心
 而事人庸非聖門之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擇愈差是未
 易審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不徂之事
 者不過以為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區而別之直而推之曲而暢之

間見層出衆理輻輳此陳亢之所以問一得三也此顏子所以聞一知十也此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也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

文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乘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幣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獲士會之足於朝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腹心灼膚不辭彼豈以為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君子之於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體膚之不可須臾捨也一旦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隨會之信義歷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髡衍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盡壽餘之

來會之終身通塞決於俄頃歸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將無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忍棄平昔之所不可棄者也嗚呼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恐其心放而不知歸也為身謀而棄信義夫人知其不可矣為國謀而棄信義可乎哉温嶠為王敦所留敦遣歸建鄴嶠實欲歸晉外懼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既辭復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即會之所以詐秦伯也會為身謀固不遜君子之論矣嶠為國謀獨不可諒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虎口則危可乎難可解亡可存豈惟江左是賴其自宣景而下寘寵嘉之義存君親庸非不信之信乎曰信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信不義自處况敢以浼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為詐因君父之難而為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詐由君父而生亦是君父之詐也

免君父於難而納君父於詐有忠孝之心者忍為之乎此吾之所以
罪嶠也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是亡晉
者王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為詐謀幸存社稷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
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溫嶠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
之說以為君父在難若可圖全詎譎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為法
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免至於君父在難則
為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解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君父
以自解耶是君父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薄莫其焉
隨會之過冠圓冠者舉知之至於溫嶠之事吾恐意在於忠孝而未
嘗學者不辛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世君子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註見上篇

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久矣夫喻人之難也我以

為羊腸而彼方以為衢道我以為鳥喙而彼方以為稻梁主涇賓渭
分鶩背馳奚適而能相喻哉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悟之遲
聽者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談之遽攻愈力閉愈堅叩愈煩應愈
怠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徒所以百諫而不從屢告
而不入者職此之由也蓋嘗觀魏壽餘之誘隨會一履其足而歸晉
之機已傳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耶殆非壽餘術之工乃
隨會聽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獸思墮鳥思杯魚思淵蹙關拘繫而
不得騁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寫交踵接
閱策已通庸非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
刺其股搏其膺亦將撫機而不喻矣歎職相感以一扶而商人戕
八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那駝之交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則之
而侯獸僕納闢職之妻而使職驟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干
池歎以朴扶職與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蓄
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蓄

憾之切者也魏韓相警以一肘而智伯滅

真定十三年智伯求蔡驪狼之地於趙襄子弗

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智伯行水曰吾乃知水可以亡人國也相子肘

康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趙

之襄子夜使人殺主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慮患之切者也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繫之遂殺智伯盡滅其族慮患之切者也

餘會相悟以一履而去計定謀歸之切者也使數子者移蓄憾為蓄

德移慮患為慮善移謀歸為謀道則皆將默會至理於交臂目擊之

間豈有告諄諄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道之門也自孔

孟後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下蓋數千年于此矣學者慨誦

塵編浩然歎息以為沒身不可復遇也抑不知道不可離理不可忘

孔孟離往感發轉移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觀之今仰

觀之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機此理隨遇而發下至於

龍斷用利之徒萬貨錯陳五方畢會低昂盈縮出沒變化一瞬未終

彼此咸喻相語不以口而以形相視不以迹而以神是塵肆市區寄

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皆妙用而吾自不觀

盈耳皆入言而吾自不聽終日與理遇而反有不遇之嘆噫理不遇

人耶人不遇理耶

趙盾納捷畜于邾

文十四年邾文公元紀齊襄生定公二紀晉姬生捷畜文公

率邾人立定公捷畜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畜

于邾邾人辭曰齊出懼且長

子曰辭順而弗從不詳乃還

物固有不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而褒貶並擇一

焉可也參是於非等稊於敗則其論闢陵奪無以自立於天下信

矣說之不可並也並其不可並豈君子樂為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

相反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說律也是非有時而並存褒貶有

時而並立異而同舛而合戾而順睽而逆惟君子為能言之君子為

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于邾鳴鍾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邾人長少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為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治疾欲速愈又愈侵知非欲蚤愈又愈謬由是說則省可責遇過之尚淺者盍以此警之已成之疾難望其瘳已成之非難望其革由是說則省可獎遇過之既深者盍以此誘之用前說警過之淺者使不敢自堅用後說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一說沒其獎而專其責以謂省也受愆之時弗詢弗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內興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川傳其國都而後反省意雖回而既憊之力既費之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邾不若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於都悔於朝不若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為快哉嗚呼無疾則不必鑿無過則不必論鑿為病設論為過設使省審之於

初師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後迷而能反棄前日之勞成今日之決此獎之之說所以不可偏廢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者猶諱其短而遂成之况省以明主之令八百衆之賦反見阻於葦爾小國驅馳之露之疲餽饋殲獲之耗侯甸男邦之訾勇於從義皆不暇顧是豈碌碌凡子所能辨乎戲之代括突之攘忽以強脇弱自古而然省若挾晉之威援周宋之比邾將覆亡之不暇何力之敢抗今見義之大而忘邾之小不念前功之可惜惟知今夫之當除省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觀戰國之際諸子蓬起終身蔽蒙者置不足議至若宋碇淳于髡之徒皆親嘗為孟子之所折壘摧陣劔矣終不肯幡然儒服竟自名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生肄習之勤未能決然捨也彼於呻吟佔畢間尚戀戀不肯棄况與師之衆征伐之重乎獎省之義宜吾之不敢廢也吾嘗歷考世變冒甚厚之名

必就甚厚之實辭甚厚之實必避甚厚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
兩端而已省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機將以就實耶則無
錙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所就非實則就者果何物學者
嘗試思之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孫蘇訟于晉王孫蘇而
使尹氏與肅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主意周之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是周之大權已失雖存
而突亡矣然晉可取而不取者則以周之微弱卜脩小國而
無可取者也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
乃往質於西伯詩大雅所謂虞
芮質厥成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文王何心所
即此事也東水西炭凍者不得不
西左淵右陸溺者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麾之
不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時商紂無道文王有
聖德所以入人心自歸故

議者以二國之向背蓋商周之興亡也

欲訟者不之商而之周舜避
則商亡而周興也決矣

朱

堯薦舜於天堯崩舜避堯
之子丹朱於南河之南

禹避均

舜薦禹於天舜崩禹避
之子商均於陽城

益避啓

禹

薦益於天禹崩益避
之子啓於箕山之陰

其辭其受

益卒舜天下
而舜禹受之

未嘗不視獄訟之所

歸以為決

朝覲訟獄之舜之禹故舜禹有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益
而之啓故益不有天下用此事証文王聽訟事極明文堂

虞芮之訟

田近捨朝歌而遠趨
豐

朝歌商紂所都豐錫問一邑各
言虞芮不近訟於商而遠訟於

周彼紂雖屈強於酒池肉林間

道行勿反○紂無
道行酒池肉林

奪寄坐焉耳

言人
心已

離大權

吾嘗持是而觀後世隆替之

由隆替猶興廢也
轉入本題意

權在則昌

則盛權出則亡

大權去
之則亡

未有失其權

而國不隨亡者也

道既降

入本虞書曰
道有陞降

彛王僕臣

天子弱
郡臣微

不能主方夏之柄

中周權柄
不在於內

儕於列國

下同列
國之侯

至正王之世則殆甚焉

是年正王初立而周
公与王生蘇生政

周公

大臣也

爵為公而
采地於周

王孫蘇卿士也

天子之孫曰王孫蘇其
名也周士入蘇之官

二臣有訟

政不之王而之晉

又有其
於虞芮

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

天子當与日月
亡明無遠遠照

大明淑慝分列善惡外薄海表其外至於四海之內咸得其職使物物得其所今至不能尸

階祀之訟今朝廷之上公此有不能主之則國之置王果何用乎何取真天子虞芮

介然遠國矣二國辭遠非元朝公卿比其質成於周以王事於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危

去商推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假使紂之臣有爭棄紂而即文亦如周公上孫喜之即晉

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亦必不忍正王倍然坐視吾二臣欲於晉不

惟不駭不以懼之反使人於晉助所尊者之訟見本題出處妙惴惴然恐其

不伸唯恐周公魏然被袞袞冕王服號稱天子有代天子之名顧乃企足矯

首待晉之子奪以為輕重不能自斷其臣之爭何其衰也深責正王是周

之危過於商與前議者為商危之相應而正王之無恥甚於紂也與前紂未坐

之類敝甚於商季頽叔稽敗壞也何為當亡而不亡設問周何晉侯

之小心不及文王文王有事君之小心故雖三分何為可取而不取設問晉侯何為

不我周而取之蓋嘗思其故矣說紂之末年未雖三分失其二為周

所然威令尚行境內境內之地尚奉其威令凶雲尚能及人境內之人尚畏其凶故民

不堪其暴而共亡之以其暴虐故晚周之微正王之微門內小訟公卿

不得專尚聽命於晉國雖欲淫侈誰聽其指威令不行雖欲殘酷誰受其

指令凶虐不能及人故也其起其小史謂與小謂發近不係斯民之休戚無生殺之柄

遠不係諸侯之強弱無予奪之柄晉雖勸尊貌敬陽尊而陰卑之實

不過以邪莠遇之耳待之如然何嫌何疑而遽欲墟之哉釋晉不成

周非不亡無可亡也若前周何晉非不足不足取也若前晉何大抵

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一句指紂雖下愚不移

以人之自暴自棄者為下愚不移紂而不言紂雖下愚不移

而以商紂當之故其引用如此然操柄猶未盡失尚能行之使其

移比干之戮於崇侯假使不戮比干而戮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不寵崇侯而

干紂之諸侯及以死崇侯朝發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發

及人。人設紂能如此是以其害人也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

君之列乎如此則天命未必去商而商亦家六至於正王與紂同楊然建

空名於六服之上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王畿而六也禮樂刑政舉不

在已大權盡屬他人雖欲自奮其道何由不此能害人安能利人是將償之商

猶有復起之望商將亡而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不可復張左

支廢右支綏警如風廢之奄奄餘息存線綿百世而閱千齡繼然

如樂乎哉又豈足樂乎周周過其歷之言成王定鼎于郊奪下世二

百年故曰周過其事正如如此吾未敢信東萊不信斯言者蓋如柳子厚所謂余以

其歷秦不及期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一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一

晉侯秦伯圍鄭

僖三十年秋晉侯秦伯圍鄭佚之辭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

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知人

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

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

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

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焉取之闕

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茂

天下之事有非出於人情之常者其終必不能安受施者致其報施

者享其報人情之常也居施者之地而為報者之事非人情之常也

矯也其所以矯情而為之者抑有說矣彼徒見夫有德於人者責報

則兩傷忘報則兩全也遂以謂忘報者猶足以全其恩况吾度越常

情之外居施者之地而為報者之事其恩厚豈有涯哉抑不知君子不盡人之歡亦不盡已之歡不竭人之忠亦不竭已之忠人與已無二情也人受施於我其報猶有時而厭况我有施於人反僕僕然為報者之事是果人情之所安乎惟其不出於吾情之所安雖矯而行之激而為之矯者急激者衰則吾情終有時而不能繼矣恩之而不能繼則釁隙生焉曾不如相忘者之為安也常理之外不可加一毫之理常情之外不可加一毫之情是故過厚者必薄過親者必踈過愛者必憎過喜者必怒情豈有過而不反者哉蓋嘗觀秦穆晉文之爭端然後知常情之果不可加也晉文以一亡公子而列於五霸揆厥本原果誰之力耶流離之時使無秦穆則為虓為齊為僵為殍呂卻之難使無秦穆則為灰為燼為煙為埃始殺之於虓齊僵殍之中終脫之於灰燼煙埃之外使襲先祀使君萬民使專土疆使擅利勢

一身之間自冕及鬋皆秦穆所致也有丘山之施而不受涓滴之報在秦穆既為盛德矣今秦穆非特不責報於晉乃反致其報於晉務欲加於常情以結晉之歡焉嗚呼情果可加則聖人已先加之矣聖人所不能加而秦穆則欲加之豈自以為勝於聖人耶秦穆始欲加聖人之所不能加終則自不能繼而怨隨之隙開於鄭之圍而成於殺之役吾是以知始之加乃終之損也或者咎秦穆與晉俱圍鄭反背晉而成之吾謂是固秦穆之罪然其禍源正不在是一室之人同盤而食辛甘酸鹹所嗜猶雜然而不齊况二國並立形異勢異利異害異秦穆乃以秦徇晉無役不會無盟不同袂未報之德矯情屈意反若受役於晉者是安可久耶釁隙不發於今必發於後燭之武之說三大夫之戍特釁隙之迹而非其端也噫晉人初受秦穆生全之際懷恩未報方以為我負秦習見秦穆服從之久少有不合遽以為

秦負我是秦穆之以恩召怨固可責晉人之以恩為怨尤可責也以
恩為怨少知自愛者皆耻之獨秦穆之失不得不發之以告學者焉
露之濡根莖苗節無不沾雨之降丘陵原隰無不被天之恩物至矣
然日出陽升則天不知有露也雲歸空霽則天不知有雨也種一草
植一木幸而滋榮則朝環夕繞認以為已恩爬搔培壅未必不反為
物之害者其秦穆類耶

秦穆出師襲鄭

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
管若潛師以夾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
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
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惇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曰
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
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蓋之本
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殺有二
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
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秦師過周北門門左左右免胄而下起采者

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不然輕而無禮必敗輕
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
人弦高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
攻之不克圖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嵬蹇
叔而以貪勤民天秦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
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
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之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夏
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
請三帥公舍之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
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
一青掩○秦使孟明為政文元年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
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
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履伴
我惇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甲
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
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
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
德不怠其○秦濟河焚舟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
可敵乎○秦濟河焚舟宮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宣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止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詔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離秦晉連兵而伐鄭鄭將亡矣燭之武出說秦穆公立談之間存鄭於將亡不惟退秦師而又得秦置戍而去信三何移之速也燭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晉親鄭棄強援附弱國棄舊恩召新怨棄成功犯危難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詎能若是乎秦穆之於晉相與之久也相信之深也相結之厚也一沐於燭之武之利棄晉如涕唾亦何有於鄭乎他日利有大於燭之武者吾知秦穆必翻然從之矣是則杞子襲鄭之謀實燭之武有以開之也舉鄭國之人咸誦燭之武退兩國之師續百年之祀於頰舌之間孰知危亡之釁亦已牙於武之頰舌乎秦穆從燭之武之言而戍鄭

者非愛鄭也利在焉故也從杞子之言而襲鄭者非憎鄭也利在焉故也心無晉鄭惟利之趨豈有輕絕數十年締交之晉而反重結數年始附之鄭者乎燭之武以利始之杞子以利終之使外無茲高之謀內有三子之應豈復有鄭乎是燭之武之留戍乃所以留禍雖免國於晉而輸國於秦也君子之重言利其以是哉秦穆既以利輕絕晉亦必以利輕絕鄭利心一開不能自窒宜其蔑蹇叔之諫而取殺之敗也殺之役說者或歸其曲於晉以謂秦所襲者鄭所滅者滑於晉未有朝夕之急乃冒喪而邀之吾以為晉固可責秦穆亦不得無罪焉孫權與劉備約同伐劉璋備方發被髮入山之辭以拒權不旋踵而自取之此權所以深怨而有荊州之師也見三國志晉與秦同圍鄭秦獨退師留戍以背晉不旋踵而自襲之此晉所以深怨而有殺之師也前則恐人分其利後則以已專其利最人情之所甚惡知權之

怨備則知晉之怨秦矣安可獨歸曲於晉乎然秦穆懲殺之敗仍用孟明增脩國政竟刷大耻夫子驟列其悔過之誓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滌百利秦穆在春秋中朝議暮貶左瑕右玷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及入於書則温然粹然不見微隙是典謨誥誓之秦穆而非復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晉有邲之敗宣十二年齊有鞏之敗成二年楚有鄢陵之敗成六年其餘敗軍者未易繁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則無聞焉此書之所以上止於秦也繼秦穆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子之序書詎終於秦耶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僖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也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昭三年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

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酢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

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空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身及不恤其所以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晉晉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知禮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

昭七年三月

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

學之

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立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僖

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

昭二十五年

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二云云

同言者權之以事同事者權之以人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加敏而臧文仲稱之魯昭公朝晉郊勞贈賄無失禮而晉平公稱之至於趙簡子之間禮亦止於揖遜周旋之間焉是三者其言同也其事同也因其同而同之則女叔齊之對平公子太叔之對簡子既皆以為儀而不以為禮彼臧文仲其亦知儀而不知禮者歟是殆未嘗權之以人也臧文仲何如人也其身死其言凜然在春秋中如砥柱之屹橫流非女叔齊子太叔輩所敢仰望也臧文仲之所知女叔齊子太叔所不能知者多矣未有女叔齊子太叔之所知臧文仲反不能知者也今女叔齊子太叔尚識其為儀而臧文仲乃指以為禮其必有說矣道無精粗無本末未嘗有禮外之儀亦未嘗有儀外之禮也

升降揚襲與窮神知化者本無二塗掃洒應對與存心養性者本無二說未有祈禮與儀為兩物者也禮與儀既不可離故古者言禮與儀亦未嘗有所擇專言禮者如曰大禮如曰有禮非謂禮中無儀也專言儀者如曰多儀如曰威儀非謂儀中無禮也隨意而言隨言而足曷嘗聞指一物而為禮又指一物而為儀者哉春秋之初去古猶近是理未亡此臧文仲之論所以不數數然為之區別也德又下衰禮與儀始判而不合見拜者止謂之拜見揖者止謂之揖見獻者止謂之獻見酬者止謂之酬遂以此為禮之極而至理精義漫不復知矣故女叔齊子太叔不得已而指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儀之外當知復有所謂禮也二人者夫豈不知言出而道離哉亦有所不得已焉耳使其居臧文仲之時肯判禮儀以開破裂之漸耶是非女叔齊子太叔之說變於臧文仲之說蓋女叔齊子太叔之時薄於臧文仲之

時也孔子不攻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而孟子則攻之孟子正人心息

端之害始出因女叔齊子太叔之言而禮儀之辨如明抑不知君子

頭如孔子之不攻而不頭如孟子之攻頭如臧文仲之不辨不頭如

女叔齊子太叔之辨昏昏之毀吾所甘受察察之名乃吾力辭而不

可得者也此豈易與世士言耶魯昭公知郊勞贈賄之禮而不知乾

侯之危二十九年孟獻子不知郊勞擯相之禮而反知孔子之聖當時之

所謂禮者不足以定賢愚如此為君子者安得不力辨於毫釐之際

耶苟尚如臧文仲之信國莊子則吾恐伯石之汰亦可以聲音笑貌

取州田之賞矣吾是以知女叔齊子太叔之謂有所不得已也

狼曠死秦師

文二年春秦孟明率師伐晉秦師敗績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文以斬囚禽之以從公

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

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

以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

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

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云云

主意狼曠左氏之所譽也然曠烈士也吾將轉與言為責而論其出位之罪想曠之心必頭聞人之責而不頭聞人之謫

譽人之所毀者未必皆近厚也毀人之所譽者未必皆近薄也然君

子常欲求善於眾毀之中而不忍求惡於眾譽之外是文毀為譽者

君子之本心變譽為毀者要非君子之得已也狼曠之死見本題註左氏

之所譽也譽其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自左氏既譽之後更千百年大不見

排於君子小不見嗤於眾人共相保持其名而至於今日我乃一旦

扶其隱發其匿墮毀其千百年所保持之名是豈君子之所忍邪曠

為戎右先軫不知其勇而黜之曠不死於先軫而死於秦師抑其怒

於師讐發其怒於公戰是固世所共譽也苟以正義責之則暉在所
 毀不在所譽何也暉怒先軫不知其勇其死於秦者所以彰先軫之
 不知人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也嗚呼是誠暉過也同於為過有
 輕重焉有小大焉陽處父易賈季之班文六年先軫黜狼暉之右同是
 時也同是事也同是怨也賈季則積其忿而殺陽處父狼暉則移其
 忿而死秦師觀賈季之狼則知狼暉之賢矣雖曰不免於過焉其輕
 重大小非可與賈季並論也自子文之無愠而視狼暉則可責自賈
 季之報怨而視狼暉則可嘉君子之待狼暉當怒而不當嚴也必嚴
 以正義責之奪其忠晉之譽而歸以愧先軫之毀何其責人無已耶
 抑不知春秋諸臣憾於黜免肆其悖逆因收秩而逐王者吾於石速
 見之矣莊十年因奪政而逐君者吾於司寇亥見之矣昭二十五年孰肯如
 暉死敵以愧人耶使當時之臣被黜免者皆如暉死敵以愧人則為

國者惟患愧人者之不多耳苟誠多焉鄰敵外寇將無容足之地矣
 論者盍獎其死敵之功而怜其愧人之情勿探其愧人之情而掩其
 死敵之功也吾故曰君子之待狼暉當怒而不當嚴也然暉烈士也
賦性英烈回犯上之氣而為徇國之勇先軫黜之而暉怒其友勸之
非常人比秦師雖未中節怒而死敵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此所以待常人當以
 常法待非常人不當以常法恕常法也所以待常人也拊摩戲狎所
 以待孩孺加之成人則為侮闊略優容所以待鄉鄰加之益父則為
 踈苟以待常人之怒而待非常之人則怒之適所以辱之也以暉之
 義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怒者耶就烈字轉入暉雖往矣其死吾
 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怒也以其為烈士故請得而
 備責之責其出位如人心當知所止易曰民其止賊當戰則戰當守
 則守賊當先則先當後則後心止於事事止於心非可出其位也之

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承上文惟各止其位而言故舟有用戈不為讐齊哀公十一年郊

之戰舟有用戈於齊師故能入顏回之後至不為懼卷論語子畏於

其軍此當進而進止其所也當退而退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子思曰如及去君誰與守此當守

止其所也而守亦止曾子之避寇不為畏越曾子若武成有越寇寇全則先去

其所也也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皆得長卦止狼暉前日為右因新秦囚死敵

可也戰而死之既不為右為先軫固可以止勿死今乃無賊而侵在

賊者之憂有侵官輕進而死於敵題註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

位矣遠良卦止其所思不出位出位則邪思之所發既邪雖所成之

功壯偉勁厲彰衛之功外為人之所歎譽當時人翕然而一心之

間實忿對怨恨之所集也為不平之當暉赴敵之時地泰忿對怨恨

不平交衝競起自過舍毒而沒舍蓄毒列雖得千百年之虛譽左氏

萬世豈能救其心之擾哉豈能中其我實清淵人以我為汙渠此下

不民豈能救其心之擾哉豈能中其我實清淵人以我為汙渠此下

譽之無損益以清淵為汙於我何損豈足損我實立坻人以我為

濁之渠段之不實也華山譽之不實也於我何加豈足增君子當自觀之吾之所以為

吾者如何耳反觀內言善者為人之毀譽何有焉不以人之毀

可作九原習卿大夫之墓也事見禮吾意狼暉樂聞吾之言未必不

過於左氏之譽也首尾相應言暉烈士也所以意其樂文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大夫諫公曰同

盟滅雖不能救敗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

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天下之可懼者之言天下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出利害之外

篇主意風濤浩蕩譬如風舟中之人不知懼也在利害而舟外之人

為之懼出利害酣醉怒罵醉之人席上之人不知懼也在利害而席

外之人為之懼也狂之既瘳追思方狂之時不知何以自容痛

之時不知何以自處身游乎吉凶禍福之塗身為利心戰乎搶攘爭

奪之境心為利眩瞽顛錯昏惑舛逆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以其無

春秋之世入本王澤既竭王者德反道敗德反其大道亂倫悖理亂

其天理不可桀舉我賦慕武之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頽之出王其

九有唐二十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

親莫親於父而有商臣之弑父文十有如蔡般之弑父襄三此天下

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諸侯之國

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其為過甚烈國於天地有與立焉用左傳句

即有封建封殖於唐虞如堯之叶和萬邦舜長育於夏商如禹之玉帛萬

也陳是既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如周官大司馬皆小事大廟陳四

代之鼎彝宗廟陳虞夏府藏百世之典籍府庫藏五帝朝有世臣於

朝者世野有世農耕於野者肆有世工梓匠輪輿市有世賈行商坐

守其職野有世農肆有世工梓匠輪輿市有世賈行商坐

於雖蕞爾小國知江黃不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

也發明開國以一旦忽為強暴之所陵滅無罪而受係其君停其臣

係累其國君停勇其群臣墟其宮而遷其社立墟其宮室刊其木堙其井斬伐其

塞其井泉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滅無餘此豈小故也哉天下之凶

威虐熇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為懼赴告之

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滯簡冊之墨未乾而滹虺之令已下此無他

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斷以秦穆公於江之滅見本

獨沐然戒惕然悟時君皆不知懼避朝貶食避朝謂聽政於野不勝

其憂獨以同盟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言秦穆

深聞見之為憂天下諸侯皆處於危亂之內而穆公獨出於危

亂之外何也蓋自殺函一悔之後僖三十虛氣俱盡正心徐還回視

亂之外何也蓋自殺函一悔之後僖三十虛氣俱盡正心徐還回視

亂之外何也蓋自殺函一悔之後僖三十虛氣俱盡正心徐還回視

前日之所誇者今皆可慚回視前日之所安者今皆可怪股慄於衆人熟寢之時目眩於衆人交賀之際此避朝貶食之事秦之群臣以為過而穆公猶以為不足也穆公信能推此懼心而克之假使其能推此懼心大之視天下之諸侯不獨恤一江國國一滅則心一警念之至於無一心一警則政一新以至於無一新是傷彼所以藥此損彼所以增此也固可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可以轉危為安豈止西戎之霸耶穆公自用孟明之后遂怕西戎此言不能克此懼心故其成功止於如是也

隨會能賤而有耻

註見前卷

凡人之疾能仰而不能俯謂之遽條能俯而不能仰謂之戚施二者均疾也彼之不能仰猶此之不能俯其疾豈有深淺之辨哉形而有疾心亦有疾可貴而不可賤者遽條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節廉而不足於勞苦可賤而不可貴者戚施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勞

苦而足於節廉證雖不同同於為疾而已矣世俗乃喜其一而惡其一能貴而不能賤者則謂之高能賤而不能貴者則謂之卑是說既行狷介之士競以高亢自喜聞金穀米鹽之語則傲睨而不聽視鞭扑箠楚之事則嘔噦而不觀清遠間曠夢寐於大庭尊廬之上周旋於浮丘洪崖之間方無事時非不可喜也一旦納之於浩穰叢劇之場投之於迫急顛頓之地則艱然駭汰然懼雖輿臺皂隸平昔屏息避道仰望之於泥塗之下者皆得而靳悔之前日之高乃所以為今日之卑受豈非世俗之說誤之乎身有俯仰而疾無淺深疾有貴賤而名無高卑以遽條之所有易戚施之所無是謂無疾之人以貴者之所有易賤者之所無是謂無偏之士烏可喜其一而惡其一哉晉人之稱隨會者前後相望獨郤成子能賤而有耻一語非特可以見隨會之全德亦可以起後世一偏之疾此吾所以三復其言而不厭

也負於途販於肆耕於野泯泯焚焚所謂賤者天下豈少哉然彼皆當賤者也非能賤者也以隨會之雅量曠識乃不屑下親勞苦之事宜廊廟而安閭閻是以謂之能賤宜圭組而安布韋是以謂之能賤宜鍾鼎而安簞瓢是以謂之能賤者之勞苦而復去賤者之卑污全人之所不能全斯其所以為全德歟想隨會身親賤事之時趨則皆趨役則皆役焦焦然一庸保也至於臨之以利迫之以害則勁厲之節凜然於冒沒爭奪之中清微之風肅然於埃土氛翳之表昂屹瀟溢挺拔而出蓋有不可得而掩者隨會無賤者之所短賤者無隨會之所長其獨稱全人於晉國有以也哉抑嘗深味郤成子之語能賤者固難於有耻然所以無耻者實由乎不能賤也公卿大臣出入禁門訐謨帝所一有失節則天下之貴四面而至彼豈不知為可耻哉其所以忍愧負辱徘徊而不敢發者正所以能貴而不能賤也

彼其心以謂一旦忤旨譴責隨至冕服褫矣徒馭散矣賓客落矣一聞其語猶心悸而神泣况身履之耶此所以寧受耻而不顧也向使其貴而能賤則安能鬱鬱坐受天下之譴責耶故郤成子之語又當以馬文淵之說終之

四

十一

十一

